



杨升庵诗词中的建水文化

■ 张绍碧（云南）

杨升庵，名慎，字用修，四川新都人。自幼好学，才思敏捷，诗文俱佳，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学者，居明代三才子之首。正德六年（1511）24 岁中状元，成为翰林院修撰、经筵展书官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在“大礼议”之争中被庭杖后贬谪云南，翌年初春由贵州亦资孔进入云南富源胜境关，老卒云南。

杨升庵在云南的三十多年间，游历过昆明、大理、保山、建水等许多地方，创作了许多吟诵云南的脍炙人口的诗词，其中写建水的诗词就有十余首，对云南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除夕，杨升庵在建水（临安），第二年，从建水返回昆明。期间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十二月有诗作《甲午临安除夕》；翌年（1535）二月，在建水欢度春社时，有诗作《临安春社行》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十月，再次到临安，第二年（1548）春，才由临安至晋宁”。期间，杨升庵访按察副使新繁樊景麟，与叶瑞游诸岩洞胜境。

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十二月，杨升庵出游阿迷，与王廷表相晤；至临安与叶瑞相会，有诗作《丁未季冬会王钝庵兼柬桐冈》《曲江驿》等。

杨升庵数次游历建水，在建水留下许多传说佳话与文化影响。如太史巷的传说，小桂湖的来历，与叶瑞的情谊，纳娶周氏等故事，大多建水人都耳熟能详，特别在游历建水期间所作的《临安除夕》《临安春社行》《孟春与叶桐岗王钝庵于郊即事》《过曲江》《曲江温泉》《箐口》《盘江赤壁》《指林寺》《曲江驿梦张愈光蓝玉夫》等诗词，不仅借景抒情，以物托志，还以诗词的形式，记录了四百多年前的建水社会生活状况，让四百多年后的我们，看到四百多年前的建水社会生活概貌，成为研究建水历史文化的珍贵诗史。

杨升庵写建水的诗词，以丰富的意象，让我们看到并体味到了四百多年前的建水文化现象与文化韵涵。《临安除夕》写的是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杨升庵在建水好友叶瑞家过年的感受。“去年除夕叶榆泽，今年忽在临安城。斜看暮景飞腾意，正念天涯流滞情。寒梅判山我欲寄，烟草泸江谁唤生。邻墙儿女亦无睡，岁火天灯喧五更。”虽然建水的除夕一派欢乐，但远离故土，远离亲人的杨升庵，心里却是一片孤寂，天涯沦落人，遥看暮景，看到的只是判山的寒梅，泸江的烟草，凄然无限。“邻墙儿女亦

无睡，岁火天灯喧五更”的欢乐除夕夜，不仅反衬出杨升庵的孤独寂寞，也是对建水浓浓年味的深切感受与生动描写，记录了四百多年前的建水人年文化。指林寺为滇南地区较早的禅宗寺院，始建于元贞二年（1296 年），被誉为“临安首寺”，民间素有“先有指林寺，后有临安城”的传说。史料记载，明时曾于指林寺设僧纲司管理佛事，指林寺更是幡幢杂沓，鼓钟振扬，成为一郡瞻依之所，“有十方大禅刹之风”。“梵音妙音海潮音，前心后心谐此心。试问禅伯元无语，白水青岑环指林。”杨升庵的《指林寺》，烘托了明代将领沐昂《指林佛会》中“春光浩荡盈阡陌，佛泽弘深被万家。箫鼓声中闻梵呗，幡幢影里天雨花”的指林佛会氛围，是明代嘉靖年间建水佛文化的生动写照。

在杨升庵吟咏建水的诗词中，我更喜欢《临安春社行》，它是展示四百多年前建水文化较为全面的作品。“临安二月天气暄，满城靓妆春服妍。花簇旗亭锦围巷，佛游人嬉车马阗。少年社火燃灯寺，埽材角妙纷纷至。公孙舞剑张筵，宜僚弄丸惊楚市。杨柳藏鸦白门晚，梅梁栖燕红楼远。青山白日感羈游，翠翠青樽谩消遣。宛洛风光似梦中，故园兄弟复

西东。醉歌茗芋月中去，请君莫唱思悲翁。”

《临安春社行》是继嘉靖十三年（1534 年）《临安除夕》之后，杨升庵在建水春社活动时所写的作品，既描绘了建水春日社火的盛况，又展现了当时建水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，是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机融合的生动反映。

春社活动是我国的传统活动，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，各地都要办春社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，欢庆节日，迎请龙神，祭祀土地。∴《临安春社行》，就是二月二建水春社活动这一天，杨升庵“行”在建水街头巷尾，看到的建水文化活动。“临安二月天气暄，满城靓妆春服妍”，写二月二的建水，春日暖和，满城靓妆，美女如云，是建水服饰文化的精彩展示。“花簇旗亭锦围巷，佛游人嬉车马阗”记述明代嘉靖年间建水富庶繁华，酒旗飘飞，花团锦簇，僧佛布施，行人嬉戏，车马穿梭，喜气洋洋，是繁华“金临安”的诗意表达。“少年社火燃灯寺，埽材角妙纷纷至”描写了燃灯寺一带的民俗文化活动，“埽材角妙纷纷至”一句，写出了春社活动中各路人才依次登场、表演比赛，竞技比艺的热闹场景。后面的“公孙舞剑张筵，宜僚

弄丸惊楚市”，以公孙大娘的舞剑和宜僚的弄丸，形容燃灯寺前少年们各展绝技，精彩绝伦，令人惊叹不已的欢快氛围。

“杨柳藏鸦白门晚，梅梁栖燕红楼远”之后的诗句，虽然写的是作者看了一天的春社活动后，看杨柳藏鸦，梅梁栖燕，触景生情，醉歌茗芋，白门晚归时的悲思与隐痛，但这个触景生情的“景”中，也暗含了建水的生活环境和建筑文化。

《临安春社行》的精妙之处，在于作者借用典故，在建水春社活动的诗意吟唱之中，唱出了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水乳交融的景象。“公孙舞剑”讲的是盛唐乐舞的雄浑气象，“公孙舞剑”典故的化用，借指建水春社的剑舞表演。以唐代盛世民俗对照明代边疆社火，暗示边疆与中原在文化传统上的一脉相承，赋予滇南民俗以历史厚重感。“梅梁栖燕”是《搜神记》中“夏禹时梅梁作殿，有燕来巢”的借用，通过“梅梁栖燕”典故，暗含“边疆亦有王化所及”的隐喻。“宛洛风光似梦中”媲美繁华都市的意象，与眼前建水春社景象形成“梦境与现实”“中原与边疆”的二元对比，诗意形象地映照出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深度融合。

堪比汉民族创世史诗的叙事长诗

——汪渺长诗《伏羲创世》读后

■ 巴陇锋（陕西）

悦读汪渺的长篇叙事诗《伏羲创世》，感受最深者，莫过于作品的总体观、宇宙观和创世观。“创世的第一滴圣水，落足的地方，叫天水。”在羲皇故里天水，“一脚会踩出八千年前的太阳。”这是 14 年前诗人的深情吟咏。诗人苦心经营十几载，矢志为汉民族立传、为人文始祖立心，创作中入乎其内、洞察三昧，最重要者，作品还从总体的、宇宙的、全人类的高度来把握汉民族创世史诗的格调。所以，

直至 2023 年秋，到达河南淮阳太昊陵，他的全盘设想才告彻底实现：“圣手点亮天地的地方，叫淮阳。”诗人没有固守一隅，而是以宏伟通达的全域视野，“将甘肃大地与中原大地牢牢牵在了一起！”

瑰丽的想象，奇异的叙事，是《伏羲创世》给我们的另一印象。创世史诗的当代书写难度，也许有两点：一是，如何合情合理、令人信服地还原人类蛮荒时代的生活图景；二是，如何不落窠臼，不受既有的创

世史料尤其是史诗的影响，做到出乎其内超乎其外。为解决好前者，诗人力求“让神回到人”，没有将伏羲、女娲、珠儿、鸟语人、火精灵等彻底神话，“创历法、画八卦、授民渔猎、始造书契等”的伏羲，同样面临凡人妻离子散的悲痛。当然，他更多的还是超人气质，能够不断地因时因地因事调整和完善自己，战胜和团结牛部落、虎部落、爱部落，带领已经融合的蛇部落走出愚昧和黑暗，走向文明和光明，成为龙

的传人。如斯，诗人又“让人升华成神”。那么，作品是如何别开生面的呢？诗人特别注重“诗意的表达”，如儿歌口歌、幽灵叙事、哲理思辨，复如个人爱情和人间大爱的复杂交织、艰难取舍等，从而让作品更加具有柔性和暖意。

《伏羲创世》高度诗意化，也充满了童话色彩。一是要像诗，以形象思维、原型思维、儿童思维、泛神论思维出之，又以情感和理性贯穿之；二是不拘泥于教条和成见，构建新

故事，翻出新见解。目的是，使全诗充满童趣、童乐、童话色彩。

最后，《伏羲创世》很耐读，具有极大的趣味性和教育性，充满哲理。如第 266 页，“……战争只能征服肉体，却无法征服人心，让人低下头颅的，只有大爱。”传达了正确的观念，让青少年读者开卷有益。又如，第 413 页“失去光明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失去追求光明的信念。”等等，均富于哲思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含量。

